〔苏〕叶·邦达列娃 著　　斯磬 译

过云雨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472283
2 031 1254 0

〔苏〕 叶·邦达列娃 著　　斯 馨 译

过云雨

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图书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Е. Бондарева

СЛЕПОЙ ДОЖДЬ

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«современник»

1978年版本译出

过 云 雨

〔苏〕叶·邦达列娃 著

斯 馨 译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2插页 204,000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435 定价：1.55元

谨 以 敬 爱 之 情

献 给

安德烈·邦达列夫

译 者 的 话

对于想了解异国青年一代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的读者来说，想必也希望知道有关当代苏联青年这方面的情况吧。他们，苏联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，尤其是那些未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、而直接“踏入社会大门”的年轻人，是如何经受生活的考验，又是怎样寻求幸福的呢？

苏联古比雪夫的女作家叶·邦达列娃(Е.бандарева)以丰富的感情、细腻的笔触、朴实的语言，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七十年代苏联青年工作、学习以及恋爱、婚姻和家庭的生动画卷。

这里主要是一群各有个性的姑娘：天真幼稚、热爱生活的玛露霞；感情充实、性格坚强的塔玛拉；坦率诚挚、头脑简单的莲娜；漂亮、能干、玩世不恭的英卡；还有性情孤僻、处世冷漠的克拉娃，以及饱尝辛酸、心地善良的弗洛霞大婶……她们在这幅画卷上是一个整体，但各人也占有各自的位置，面对生活的角度亦不尽相同，因而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就存在着差异。

差异的存在便导致了矛盾的交织。作者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她们的喜怒哀乐、言谈举止中的差异，在交织的矛盾中塑造了一个个呼之欲出的、活生生的人物，她们仿佛就在你的身边。

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：“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。”列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夫·托尔斯泰也说过："艺术是生活的镜子。"现在译出并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，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评论吧！

译　者

一九八四年九月

第一部

爱情的表白

啊，现今有多少
你们这样的年轻人，
生活在远离母亲的地方！
——谢·维库洛夫①

① 谢尔盖·瓦西里耶维奇·维库洛夫（1922——），苏联著名诗人。

一

等待……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种揪心的等待更令人难受了。我不时看看表——指针转得真快，就好象有只可恶的手不停地将它们往前拨动似的，一眨眼过了半小时，一小时……一个晚上快要过去了。

这已经是第三个夜晚啦！

我躺在床上，一会儿望着天花板，一会儿看看表。我思索着，回想着，自个儿默默念叨着，只想以此能抑制一下这恼人的焦虑。我等啊，等啊……就象昨天和前天那样。说起来也没什么，凡事皆有缘。干了蠢事，自作自受，没什么可怨天尤人的。

不过，您说说，就我这傻乎乎的性格，往后该怎么过呢？唉！要是有人能理解我的苦衷就好啦！我现在甚至不想跟任何人搭腔。好在我的女友们都明白这一点（真是些聪明人！），都没注意我的不安。我暗暗观察着她们的举动，这稍许能使我避开自己的烦恼。塔玛拉正在写信，英卡对着镜子坐了一个小时，而莲娜则不消说，又在吃零食，尽管我们刚吃过晚饭。我们的莲娜就有这种少见的能耐：吃罢晚饭，又进夜餐。

塔玛拉几乎每天都给她妈妈和克萨诺奇卡写长信。她飞快地写了一页又一页，时而停下笔，嘴唇一动一动地轻声念着。看来，她对自己信中的某些措辞、某段俏皮的玩笑话感到惬意，因为她的双唇微微颤动着——这是微笑。我早就注意到，她给家里总是写些高兴的事，尽管在她生活中，坦率

地说，高兴的事并不多。

塔玛拉外表老成持重，寡言少笑。

我常常望着她，心想：她到底什么时候才显出真正的她来呢？在工地上，在宿舍里，她对我们很严格，对任何人都毫不宽纵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在给自己的亲人写信的时候，她的脸上却现出异样的光彩，嘴角隐隐露出颤动的微笑。

她的生活遭遇真够不幸！结了婚，生了个女孩，可和丈夫总有些不对劲儿。她丈夫贪起杯来，随后又和另一个女人鬼混……一得知这个情况，塔玛拉毅然离开丈夫，抛下住所和家什，把女儿送到住在苏麦的姥姥家，只身一人来到这儿的建筑工地。

（我们的建筑工程，如果您想知道的话，叫做“伏汽”，全称是“伏尔加汽车制造厂”。大家都往这儿来了！有的是响应共青团的号召，领了许可证来的，有的是自己想来就来的。我们这四个人就是来自不同的地方——塔玛拉来自伏尔加格勒①，英娜来自布祖卢克，莲娜来自秋明，而我是从库尔斯克来的。天不怕地不怕的姑娘们有的成了混凝土工，有的当上了起重机手，还有的成了抹灰工和油漆工以及其他工种的工人。我们这儿的工作很辛苦，只有能吃苦耐劳、意志坚强的人才坚持得下来，而那些意志薄弱的可怜虫就象被一阵风刮走了似的：来过，可又不见踪影了！）

当然罗，塔玛拉从来也没这么坦率地谈过自己的情况。她思想深沉，跟她很难攀谈开来。不过，大家渐渐了解到她的全部经历。我们一直都感到惊奇的是，她竟然能这么沉得住

① 即斯大林格勒。

气。她从不抱怨、悲叹自己的命运，总是那么情绪稳定，精力充沛，好象对世上的一切都心满意足似的，而她心里有些什么隐痛，这与旁人无关。

哺育她成长的那座城市，无疑对她这种性格的形成也产生过影响。人人都知道，伏尔加格勒意味着什么，在那儿曾经取得了多么重大的胜利，进行过何等严酷的战斗。那座城市曾一度荡然无存，居民们重新建设了自己的家园。于是，城里就留下了一大批建设者，而塔玛拉也成了一名抹灰工。她现在来到这儿还是干她的老行当，用不着要人教啦！况且这儿装修方面的活儿真简单，三把两下就能干完。塔玛拉当然常以自己在伏尔加格勒的老底子而自豪，她总喜欢说："在我们伏尔加格勒……"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她受过良好的锻炼，有理由感到骄傲。

塔玛拉体格匀称，身高力壮，虽说她的实际年龄比莲娜小，可看上去要比我们三个人都大。她的颧骨长得有点宽，一双眼睛又黑又亮，那眼神简直可以钻到你的心底，两片嘴唇薄薄的——这使得她的相貌带有几分狠气。但奇怪的是，只要她一笑，哪怕是微微一笑，面容马上就全变了：嘴角两边现出一道道善意的折痕，洁白的牙齿突然一闪一闪的，那双眼睛眯成两条灵巧的细缝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的塔玛洛奇卡①变成了一个十分可爱、十分讨人喜欢的人……遗憾的是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，也不是每个人都见过她这样的神情，甚至有许多人还认为她根本不会笑哩。

可是，我见到过她笑。有一天下了班，我们一起去鞋店，

① 塔玛洛奇卡，是塔玛拉的爱称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正巧鞋店的营业员在给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女孩试穿一双叫做“瓦拉几亚”式的红皮靴。试穿的一双嫌大了一点，本来应当换双小点的，可那小姑娘不肯，一下子挣脱妈妈的手，一本正经地跺着脚，往门口走去。妈妈拉住她的时候，她已经走到了门边。在场的人都笑起来。塔玛拉笑得最厉害，甚至笑得两肩直抖，眼泪都要流出来。

这意想不到的笑声使我大吃一惊，禁不住扑过去想把她搂住。可是，她不喜欢这样过份的亲热，一把撇开我，说了句：别这么粘着。

“塔玛洛奇卡，你还是常笑笑吧！”我拉着她说。可她一转身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

有一次……是在电影院。记不清看的是《先生们走运》还是《伊万·瓦西里耶维奇改行》……全场笑声震耳，我也一个劲地笑个不停。可是塔玛拉却十分严肃地看着银幕。

“难道你不觉得好笑吗？”我好奇地问她。

“好笑。”

“那你怎么没笑呢？”

“我在笑呢，”她十分认真地回答说。

莫不是她心里在笑吧？

我很尊敬她，因为她为人正派、公道，心地也好，只不过她从不让人知道她的这种善良。

顺便说说，别忘了塔玛拉还是我们队里的共青团小组长呢。我们施工队可不算小，而且还是个综合队：有木工，家具工，粉刷工，油漆工，装修工……

我们的队长是拉伊萨·谢苗诺芙娜。这是个很特别的人，关于她的事简直说不完。今年春上，她还获得了一枚列

宁勋章呢！报纸上相继登载了她的事迹，电视里也播放了好多次。但我们这些姑娘们觉得塔玛拉更亲近些，所以，一遇到什么问题，总是先去跟她商量，这也是理所当然的。

塔玛拉也有不少功劳。她使我们队的抹灰工个个都学会了干油漆工和装修工的活儿，因此，我们队没有窝工、停工的现象，也不会瞎忙乎。

总而言之，塔玛拉除了和我们一样干活外，还担负着好多好多社会工作。我真不知道她怎么干得了这么多的事。因为，团小组长必须十分了解每一个青年，必须深入掌握生产中出现的每件小事。她什么都得管，劳动纪律呀，班组竞赛呀，业务学习呀，甚至我们每个姑娘的思想情绪也得过问，一切的一切她都挂在心上。比如说吧，我刚到建筑工地，被安排在这个房间住下的时候，塔玛拉立即走过来问我：

“有钱吗？吃过东西没有？要不要钱用？”

她一直是这样关心我。起初，我对她的关心感到怪不好意思，可谁也不会跟她顶撞，因为她的关心是真诚的，是发自内心的。

当然罗，我们的塔玛洛奇卡完全可以再找个丈夫，有好些小伙子就挺喜欢她。但这件事不能提，一提她就发火！难道她忘不了自己的丈夫？还爱着他吗？不过，细想一下，这种忠贞不渝完全合乎她的禀性。这件事使我更加亲近她，更加了解她了。我敬重那些忠贞不渝的人，我向来就喜欢这样的人。

……这时，塔玛拉写完了那封长信。她把信又看了一遍，随后折好，装进信封，再用舌头在信封口舔了舔，把封口粘上。她写上通讯地址，又把信放到屁股底下压着，让封

口粘得紧一些。她坐着，两眼直楞楞地望着前面……

你在想什么呢，塔玛拉？你的脸上已经看不到刚才那种愉悦的光彩，它似乎一下子暗淡下去了。

这时，房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，塔纽什卡的那张调皮的小脸蛋从门缝中探进来。塔纽什卡也是我们队的姑娘，住在我们隔壁的房间。门缝中露出她那翘起的鼻子，鼻子上密密麻麻地满布着黍子般大小的雀斑，还有那双带笑的眼睛，上面搭着一排金黄色的刘海。我攥起劲，双手抓住床沿，随时准备跳下床，跑出去！塔纽什卡看样子就要说："玛露霞，电话！"哎呀，你快说吧！塔纽什卡，亲爱的，你还磨蹭什么呀？你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又看看塔玛拉，这莫名其妙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
她终于开了口，低声说：

"塔玛拉，猜猜我要对你说什么？"

塔玛拉没吭声，只是疑惑不解地扫了她一眼。

"在那儿，有个人，找你……"说着，突然噗哧一声笑起来，"一个戴帽——子的！"

"我不明白，说清楚点。"

"什么不明白呀？有人叫你呢。来了这么个男的。真的，不骗你！"

"可能是谢尔盖·伊万诺维奇吧？"我忍不住问道。

"我怎么会连我们的工地主任都不认识呢？"塔纽什卡没理会我，又冲着塔玛拉神秘地说："是个素不相识的人。挺有礼——貌的，还戴着帽子呢！"

莫不是有什么特殊情况？有人叫她，还是个男的。也许，是团委会或是区委会的人吧？说不定还是省里负责共青

团工作的人光临了呢。可是，她的脸色！您瞧瞧：塔玛拉的脸色变得真叫人奇怪，她不知为什么显得那样狼狈。

啊哈，塔玛洛奇卡！你也搞爆炸性新闻啦！来了个男的。没什么可说的吧，真是个开不起玩笑的公主！好啦，去吧，去吧！在这个时候干吗还不露真情呢？

塔玛拉似乎听到了我的这番话，真的站起身来，象盲人一样双手摸索着把书归拢，马上又机械地一本本摆开在桌上。她带着几分可怜的神情瞟了塔纽什卡一眼：

“你表演得真不赖。”

“今天可不是四月一号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在等你。我说的是实话，真的！只不过他说的不是‘塔玛拉’，而是‘托玛’①。他说，劳驾请叫叫托玛·戈洛杜琳娜。这人真讲礼貌……”

塔玛拉的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
“怎么样？你去不去？”

“行了，你走吧。”塔玛拉这话说得太不客气，简直是在开赶。塔纽什卡一扭身就不见了。

塔玛拉慌慌忙忙戴上软帽，使劲拉扯着短上衣，两只袖子怎么也穿不进去。我发现，她的双眼变得湿润而深邃了，里面凝聚着某种惊异的神色。这样的表情大概是那种中了子弹、而又不知道是致命伤还是轻伤的人所常有的。

我躺着没动，也没吭声，什么也没问。我害怕这样的眼神。她走到房间正中，停下来，用手抹了抹脸，似乎是想让

---

① 托玛，是塔玛拉的昵称。用这种称呼的，通常是十分亲近的人。

发烧的脸颊凉一凉，随后往外走去。

“信不带去吗？”看到那封忘在椅子上的信，我禁不住问了一声。她转回来，拿起信，随便往口袋里一塞，就朝门口走去。

只有我一个人看到了所发生的这一切，英卡和莲娜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。

莲娜从床底下拉出只小箱子，正在里边翻寻着什么。而英卡呢，不消说，还在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脸蛋。

“英娜”①，可公民证上写着的名字，如果您想知道的话，却是尼娜。她一口咬定说，在发公民证的时候，人家把她的名字填错了。但她觉得叫“英娜”还不够劲儿！在跟小伙子们认识的时候，她总是自我介绍说：

“英涅萨！”

就是打死我，我也闹不通，“英涅萨”这个名字比塔伊西娅、克拉弗季娅、奥丽珈、尼娜究竟好在哪里？比方说吧，我叫玛丽娅，小时候，大家叫我玛莎，后来有个好心的大婶开始叫我玛露霞。这名字真好：玛露霞！

英卡正在精心打扮，看样子是准备赴约会。说起来您会不相信，她对自己的相貌是多么得意！她多么喜欢她自己啊！当她在镜子里照见自己的时候，那两只鼻孔简直要胀破了。她老是不停地一会儿搓搓手，一会儿摸摸脸……又是擦又是画的。而现在又赶时髦拈起眉来。

英卡这时正一个劲地梳弄她那染得火红火红的长发，钢梳把头发梳得沙沙直响。梳得不耐烦了，就把双手垂放到膝

① 英娜是正名，英卡是小名，英涅萨是爱称。

上。她是在休息，还是在想着什么呢？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拿起钢梳，刷刷地梳起来。我一动不动地呆楞着，仿佛觉得那一蓬长发顷刻就会燃成一团火。

英卡的确长得清秀动人，这一点谁也不否认。脸晒得黑黑的，一对栗色的眼睛，睫毛又密又黑，端端正正的鼻子，小小的嘴——嘿，简直是个地地道道的洋娃娃！她身材匀称，体态丰满，简直无可挑剔。一双手雪白的，保养得挺好。您会问，干我们这一行怎么竟能保持这样一双又白又嫩的手，而且居然还能蓄指甲呢？英卡就有办法。干活的时候，她总是里面戴着医用橡胶手套，外面又套一双两指手套。橡胶手套确实破得很快，一破她就扔掉，再换双新的。

“这样浪费东西真可惜！”莲娜对此十分吃惊。

“还是手宝贵些嘛！”英卡笑了。

当然罗，英卡也有好些长处：善于自理，讲究整齐，招人喜欢……总是清清爽爽的。

“你也太过于只顾打扮自己啦，”莲娜时常这么嘟哝。而英卡则不时笑着逗弄她：

“应该的，应该关心自己嘛！这也和你有关。一个姑娘家，美是最主要的……”

“你还神气得一两年……”

“别担心，我还没打算老呢。

英卡每次在穿连衣裙或者西服之前，总要先熨熨平整。每次外出回来，脱下那双考究的皮鞋，总要把它们擦得锃亮锃亮。头发几乎是隔日洗一次，而且还要上理发店去做一做。不用说，几乎全部空闲时间她都花费在这些事情上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